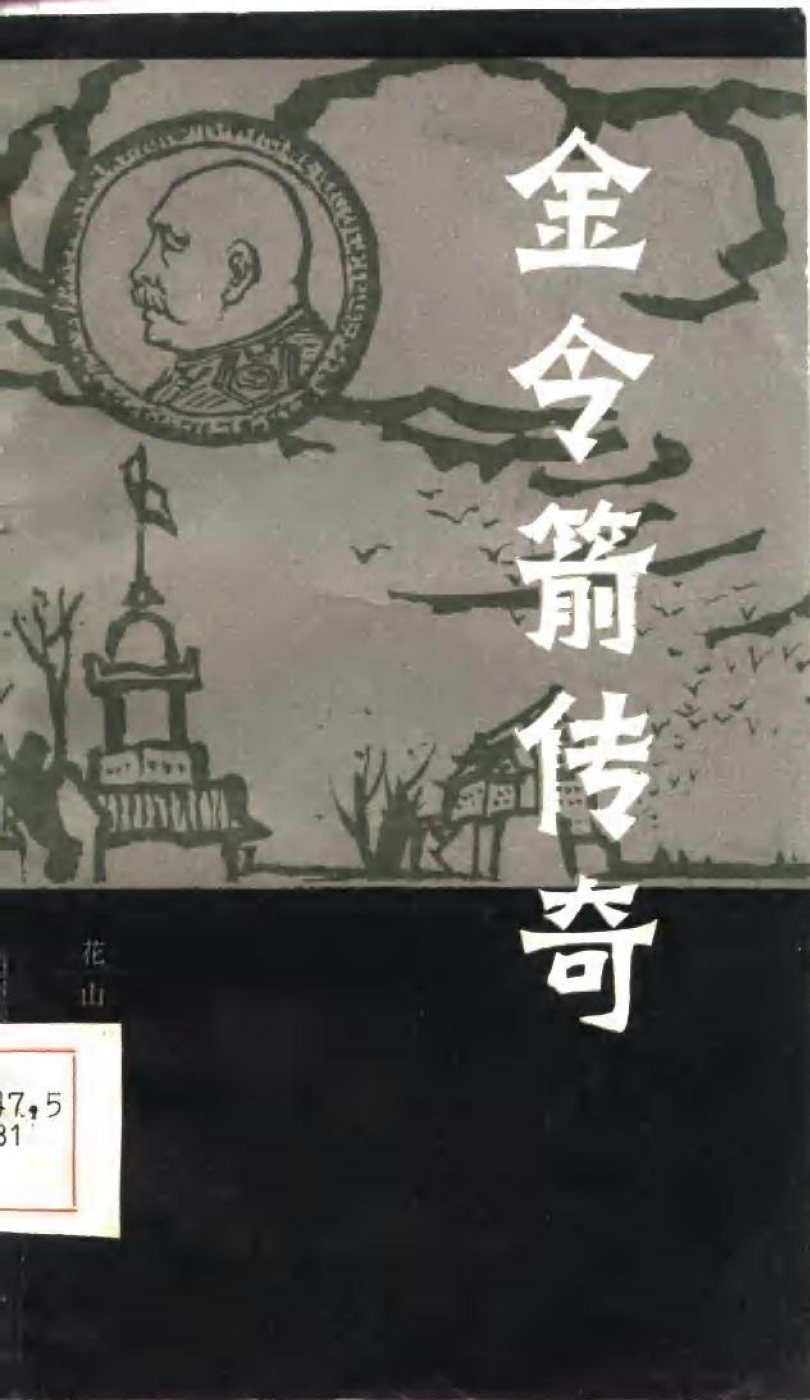


金令箭传奇



花
山

17,5
31

87
I247.5
2281

金令箭传奇

杨 鑫 基
鞠 正 龙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石家庄

356742

金 令 箭 传 奇

杨鑫基 鞠正龙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960毫米 1/32 4.5印张 1插页 77,000字 印数：1—15,700 1986年12月第1版
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285 定价：0.64元

内 容 提 要

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丑角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称帝时间最短的人物袁世凯，到底是怎样发家、钻营而扶摇直上的呢？请您翻开这部书就全然清楚了。

袁世凯四十余年功于心计，自奉光绪帝圣谕，在京畿小站练兵起，深藏机锋，招兵买马，假手清帝的金令箭，罗掘倾轧异党而拥兵自重，在变幻糜常的浊世之中，他手持金令箭向着洪宪皇帝的宝座爬去……

一 金令箭风波乍起

八荒之内有四海，四海之内有九洲。

斯时为光绪二十四年，（公元一八九八年）大清朝的皇氏版籍：“四海一也”。但自从甲午开仗以来，黄龙旗下的四万万各族同胞竟没有太平的时日。从紫禁城的皇帝大内，到市井街口的烂面胡同，举国上下都在瞩目关注这多事之秋。难怪人们评说，这是一个既给人有无限希望、也给人有无限失望的岁月……。

这年九月，北京城陡地又起了一阵骚动。近三个月来，光绪皇帝明定国是，一连颁布几十道变法谕旨。正当新政搞得沸沸扬扬之际，宫里传出消息说，那位厉害的皇阿妈，忽然决定要在十月头上到天津检阅新军秋操，届时光绪帝少不得也要“陪同”走一遭。有关母党和帝党的明争暗斗，朝野之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。京城内由于谣言迭起，人心浮动，天刚擦黑，商家店号都不约而

同地上了门板。秋风萧瑟之中，天上不时飘下雨点儿，青石板铺成的街面上极少行人，显得格外凄清冷落。

樵楼上传来清越的二更鼓声，法华寺报房胡同内的一座官员私邸，两扇黑漆院门悄没声地被人打开了。只见内里闪出一条人影，那人身穿玄色长袍，头戴青缎小帽。他机警地向左右扫视一番之后，动作敏捷地钻入一辆车帘遮得严严实实的马车。充作赶车的人，是个壮实汉子，一身密扣紧身夜行衣，腰后一柄大刀垂着鲜红的缨络。此人显然是乘车人的保镖侍从。当他跃身上马，娴熟地拢起马缰绳时，那院门内一盏灯笼在风中悠悠晃晃地时隐时现，一个“袁”字在灯笼上依稀可辨。不一会儿那马车已小心翼翼地折出胡同，上了大街，一声响鞭，急驰而去。

院门外车马声渐渐远去，院门内的花厅上一个五短身材、粗壮结实的、身穿三品朝服的胖官员正立在伫窗前，仰首蹙眉沉思。猛然窗格子上扑簌簌地一阵急雨乱响，夜风骤紧，烛火摇曳，那官员冷丁打了个寒噤。窗外站着一个年轻英俊的侍卫官，他身穿新军制服，佩着毛瑟枪在机警地伺候着。这位脑满肠肥的胖官员，时而仰对黑漆般的夜空兀自出神；时而脸上露出桀骜不驯的神色。倏地只见他一个急转身，快步走向花厅南墙，从红木条案上拿起一支原先端端正正供奉着的金字令箭，对着苍天，低声沉吟起来：

袁世凯啊，金令箭！

福兮？祸兮？全由你……。

说起这支金令箭，着实有一番不小的来历。这是当今皇上光绪爷亲手特赐给袁世凯的。原先袁世凯仅以三品道员资格，领直隶按察使衔，他在总督荣禄麾下干事，新近被派往京津线上的一个新农镇小站去接办新建陆军。三天前忽被皇上密召进京，入宫觐见后光绪爷对叩头如捣蒜的袁世凯恩宠尤加，当即赐坐并当面夸奖他一番，尔后又嘉勉了几句要尽忠报国的话，便委以钦差重任，赐他金令箭一支允其便宜行事。至于这钦差所为何事，皇上只字未提。刚才谭嗣同深夜登门造访，向他交了底，今上有难要他保驾救主哩！金令箭惹起的一场风波，时下吉凶难卜。

袁世凯拿着这支金令箭，正在忧心忡忡之际，仕女屏风后面一声咳嗽，慢慢踱出另一个人来……

二 一在火中一在水中

这屏风后面踱出的来者，姓徐名世昌，号菊人，进士出身。原是袁府清客，因袁世凯从前落难时，他时常周济袁世凯，袁接办新军后京畿内声名鹊起，官运亨通，因此袁亦待他不薄，留在



身边作幕僚长。此人熟读史书，涉世阅历颇深，且又自以为“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”，有经天纬世之能，袁世凯视之为心腹智囊。此时只见他对急切中的袁世凯朗声道：

“慰亭兄稍安毋躁，吉人自有天相。”他与袁世凯亲如兄弟，一向以表字相称。

“菊人，您刚才都听到了吧，谭某人深夜来访，宣光绪爷密诏，叫吾等‘妥速密筹，设法相救’，您……有何高见，不妨直言。”

徐世昌微微一笑，似真似假地重复了谭嗣同刚才对袁世凯说的那一句投石问路的话：“阁下拿了这支金令箭到老佛爷那儿去举发，这场富贵也很不小哩！”

“菊人兄哪！”袁世凯作色道：“我此时在火中，您却在水中，快明示高见吧！”

“阁下，谭某人不是教你好自为之吗？”

“此话甚意？”袁世凯心急火燎有点耐不住。只是他深知徐世昌的脾气，不好发作。

徐世昌仍是微笑不语，从袖中掏出一张电报纸，递给袁世凯。

袁夺过电报纸，急急地念出声来：

“大沽口外有英舰多艘游弋，军情紧急，着按察使袁世凯即速返回天津，不得迟误。”

袁世凯循读电文之后，神色骤变，一下子颓坐在太师椅上。

徐世昌一面揣摩袁的表情，一面向他说出一

番高见：

“慰亭兄，老佛爷虽在颐和园颐养天年，然权柄在握，耳目满朝，荣禄所辖武卫军五万人马，京里旗营和禁卫军又有几万人；我等来京之前，亦已风闻荣禄在暗中调兵遣将，天津、长辛店等京畿近处均布防完毕，一旦有变，区区七千新军，强弱之势悬殊，朝不保夕啊！再者何况皇上优柔寡断，手中仅有一帮秀才，只会慷慨辞令、说说大话而已。”

徐世昌侃侃而谈，一席话说罢显出一副满腹经纶、识时度势的样子。他向以迁客骚人自居，善于诗词歌赋，又颇具气度不凡的翰林名士风度。但他为人处世圆滑老到，故外界有“水晶球”的绰号赠之。他这一番话是故意激怒袁世凯，果然老袁听罢咬牙切齿地用河南地方的脏话骂开了：

“婊子养的，荣禄的哪一路耳报神，真快！我入宫觐见，想必他已内情尽悉了！”

徐世昌拈着细须，又慢条斯理地说：

“不回天津吧，则荣禄更加疑心；回天津吧，只怕吉凶难料。”

此话一出，使火燎燎的袁世凯，犹如身上又给浇了一勺滚烫的油。他背着手，来回地在花厅上急步打转，嘴上骂骂咧咧……

袁世凯还是有心机的有能之辈，当断不断反受其乱，这对他一个赳赳武夫、读书不多的领兵打仗之人来说还是知晓的。他毅然决然地再次拿

起条案上的御赐金令箭，朝窗外的侍卫官急吼吼地喊道：“刘祥——衣帽伺候，快！婊子养的！”

三 阅兵前去津觐见上峰

拂晓之前，京城永定门火车站驶出一趟京津快车。包厢内，袁世凯身穿三品朝服，头戴四眼花翎，脖子上挂着一串青金石朝珠，心事满腹地斜倚在靠椅上。徐世昌与他漠然相对，也不吭一声。

按说袁世凯现领钦差大员之荣衔，出京该是前呼后拥，仪仗显赫、冠盖如云。如今他虽然怀里揣着金令箭，但却如小媳妇畏见公婆一般躲躲闪闪，心中之苦实不堪言。他统辖的七千新军，受制于直隶总督荣禄。荣禄是慈禧太后的宠臣，权倾一时，光绪皇帝的一纸成命根本奈何他不得。袁世凯是个绝顶精明的人，岂有不知之理。然而就象输惯了的赌徒，难得摸到一手好牌，眼睛焉能不发红，最好是赌资越大越带劲。他手中的金令箭，在浩荡皇恩中翻斤斗打滚，总奢望有侥幸获胜的念头。他把荣禄比作狗一样，在谭嗣同面前说了大话。其实杀这条狗还真不容易。

离天津阅兵期只剩十天光景了，袁世凯明知此番去津是难熬的劫关，也不得不闯一闯了。不

见兔子不要鹰，他决定到了天津再作定夺。

天边曙色微露，头顶上却低低压着大块的黑云。袁世凯从车窗望去，荒芜的田野上枯蓬蓁草，连绵无尽，不由得触景生情惆怅起来。这块中原大地呀，曾经有过他多少强烈的憧憬——

袁世凯的家乡在河南项城县，满县童叟谁个不晓得袁四公子的大名。三十八年前，袁世凯的叔祖父袁三甲在剿杀捻党凯旋上奏时，忽接家人喜报，说是添了个族孙，于是这位叔祖公在马背上替刚出生的孩子起了个官讳“世凯”，以示世世代代功业常凯之意。袁三甲死后，朝廷谥赠他为“端敏公”，袁氏后辈子孙无不以此为骄傲。但袁世凯却是个不肖子孙，连发蒙三字经也不曾背读过，从小恶行恶状，倒是乡里一霸。十六岁上就娶妻生子，但仍整日价和一班狐朋狗友眠花宿柳，酗酒纵博。有一次有个赌友为输赢事一时性起掀翻了牌桌，袁世凯大怒道：“赌规如同军令，犯禁者当众斩！”众人以为戏言，均鼓噪大笑。袁世凯暗想若不取他性命，如何服得众人。于是趁其不备，狠命一脚踢在对方小腹上，顿时倒地毙命。事后袁世凯卷了老婆的嫁奁，远奔他乡，才避开了一场人命官司。

袁世凯在青楼酒肆中耗尽了银钱，没办法才投入淮军寻个出身。二十多年来东征西战，凭着当“混混儿”时练就的一套本事，总算博了个道员功名。朝里有人好做官，他先投靠李鸿章，因

略懂军事、颇善断谋而受赏识，被派去小站练兵。甲午之后见国人自强呼声渐高，便也趋附风雅又在“强学会”中列了个名，玩起了政治。政治给他带来了飞黄腾达的机会，却同时也让他备尝风险。眼下要对付西太后膝下的一条走狗荣禄，这不是拿自己脑袋在官顶子中间选择、碰运气吗？

袁世凯正在神思恍惚之际，猛地一声咣啷，列车紧急刹车，差点使他那胖乎乎的身体失去重心，栽倒下来。侍从刘祥见状，慌慌忙忙过来扶住他，又叫人把桌上东倒西歪的茶具点心整理一番。袁世凯用脚猛命地踢开地上一只已摔碎的破茶碗，厉声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徐世昌朝刘祥一摆手，刘祥会意地跑出车厢去探听了。车厢外一片人声嘈杂，车上当差的东奔西颠、狼狈万状。车窗外的路基上，淋淋漓漓地淌着一滩殷红的血，车窗外好多人影在晃动，在呼喊……

四 鬼头刀又开杀戒了

不一会儿刘祥进来报告：“一个乡下人，走路撞在火车上，辗死了……”其实刘祥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，到底火车撞了人，还是人撞上了火

车。

袁世凯根本不在意，只是往鼻孔里揉进一撮烟丝。正在他闭目养神之际，车已到了天津站。

月台上气氛甚为反常，袁世凯一脚踏上月台，顿感不快，心里陡地吃惊。往日里这儿熙熙攘攘、热闹非凡，今天却空空荡荡、四无一人。晨雾里钻出一队旗营兵弁，他们扛着洋枪、挎着大刀，快步来到包厢列车前，迅速分列两边。一位头戴红缨帽的都司迎上来，袁世凯认得他是督署内的常客，便挂起笑容要打招呼。那都司却一脸办公事的神气，只是略一拱手说：“袁臬台，荣禄大人请您立即去总督衙署，有重要军情商议。”

“这……容兄弟宽一下衣服。”

“荣禄大人的吩咐，不得延误，请袁臬台快上轿吧。”

早有几个旗营兵弁抬过一乘绿呢大轿，不容袁分说，都司软请硬拉地把他架进轿内。徐世昌见状，朝刘祥一使眼色，欲让他跟着前去。都司伸出胳膊一把拦住，对徐说：“对不起，徐先生，只请袁军门一人相见，您请回吧。”

徐世昌眼睁睁目送着由兵丁簇拥下飞步而去的绿呢大轿。

袁世凯坐在轿内，知道事情比估计的更为严重。心里如七上八下的十五只吊桶，来回抽动。按官场的规矩，都司的职衔比按察使低了三级，见面应该打千请安，都司敢如此放胆傲上，其中

必有隐情。天津方面对光绪召见袁世凯不会不知。然而听都司的口吻，依旧口口声声称袁世凯为“臬台”，这是对按察使的通称，若非他对袁的钦差身份佯作不知，这便意味着总督衙内依然把他看作一个部属。这好比唱戏一样，紧锣密鼓刚打开场，一乘轿子把袁世凯截走了，好一个荣禄，后面的重头戏该怎么个唱法？

袁世凯正在胡思乱想，耳畔猛地真听到了锣响三声，街上顿时骚动起来。袁世凯悄悄将轿帘掀开一边，探出半个脸儿，猛然一看不由得又吃了一惊。

时值轿子正行至海河大桥，对面来了一彪人马，头里一排骡车上载着三个五花大绑的囚犯，其中一个还是青年女子。那三人脑后插着犯由牌上写着“革命党”这条弥天罪名，朱砂笔在上面画了个触目惊心的“斩”字。恶狠狠的刽子手，执着寒光凛凛的鬼头屠刀，虎狼一般押随着。围观的市民填街塞巷，挤成两堵人墙，街心只留下袁世凯一行人，恰恰与行刑队劈面相逢。袁世凯觉得自己也好似被抬往刑场，脖子上一阵发凉，脑袋便倏地发起晕来。

街旁两个商绅操着津腔在叽叽呱呱地议论，一言一语清清楚楚地传入袁世凯的耳中：

“刚从大沽码头查到的党人；孙文派他们从日本回来造反的，皮箱里藏着手枪和炸弹。”

“荣禄的鬼头刀又要大开杀戒了，只是这党

人也厉害，杀不尽，斩不绝，大清的天下要乱了。”

袁世凯脸上掠过一道阴影，悚然放下轿帘。这趟京津之行，先是火车上受一惊吓；天津站月台上又受一惊吓，这回已是第三次受惊了。他暗自盘算，凶兆一件连一件，此去凶多吉少，直隶总督衙门恐怕是进得去，要出来就难说啦。

正想着，轿子已经落地。督府门前旗杆上丈把长的大纛上一个硕大的荣字赫然在目。袁世凯强打起精神，整肃衣冠，一脚踏上荣府门前又大又光的石板台阶。

五 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

袁世凯强直起腰杆，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
直隶总督衙署中门大开，兵丁们八字儿列成两队，剑拔弩张、杀气腾腾。那都司把袁世凯撇在押签房，径自进内复差去了。不一会儿门吏向堂上吆喝起来，袁世凯小心翼翼地转过影壁，怔怔地站在大堂下。尽管站班的各按职衔由阶下一直排列大堂上，但正中俨然置座的虎皮椅上却未见荣禄在座。袁心下正在疑惑，又听见令官的高声唱叫：“总督大人有令，着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后堂相见——”

随即袁跟着令官，来到一间小暖阁门前，门帘打起让袁进了屋。屋内陈设唯一几一榻，几上燃着一炷印度奇南香。那紫檀木卧榻上半倚半睡着一个老头儿，那正是荣禄。他衣衫松散，辫子如死蛇一样搭在胸前，一双没精打采的眼睛，半闭着眼皮，嘴上的烟灯在吹烟泡儿。

袁世凯急忙甩下马蹄袖，恭恭敬敬地上前请安。荣禄竟不动声色，仍呼噜呼噜地吹烟枪。袁敛神凝立，静候发落。他虽然看到屋中别无他人，但躲藏着的杀机时时袭击着他，荣禄在四下里早已埋伏好兵丁将勇，这分明是把他赚进了白虎堂。

想当初李鸿章把袁荐到荣禄麾下，他并未得到这老头子上司的青睐。时来运转，有次老头子的姨太太过生日，袁煞费苦心派人打点贺礼，专门到上海绣货行定制一套孔雀裘作贺礼。这裘衣上的每根羽毛都缀上一颗钻石，价值数十万元。多亏这吉光片羽，荣禄才特令召见，让袁进荣府问话。荣禄见他机警善辩，又得知他甲午年间在前线真刀真枪地也干过几仗，便在朝廷面前保举他去接办新建陆军。当光绪帝准备下令变法时，荣禄这个满族人官员中的旧党首领，自然死命反对。他曾在光绪帝面前，磕头流血，陈词力谏说，外有孙中山谋反，内有新党滋事生非，大清列祖列宗的朝纲一旦有变异，这江山社稷必将不保。没想到当时这一番话惹得光绪帝大怒，将荣